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脩正詩書史記以正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略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托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以為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說世無聖人以為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堯舜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為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為文王二世而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為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後序

予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而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居攝政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喪三年畢乃即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六舜年三十而舜崩禹服喪三年畢乃即位而在位四世之元孫生一歲矣舜居攝政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壽百年以禹百年之閒推而上之禹即位及

居舜喪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年禹纔六歲是舜為元孫年三十時見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娶堯二女據圖為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容有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決矣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理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自常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於治世世其不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為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閒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予學古文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予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騫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撥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為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閒。相繼而歿。為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閒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為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議論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為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見。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權然無所開。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唸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閒。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因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絕。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囊。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岷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所權。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閒。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屠。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

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謂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途，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之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內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為此語，頗取怒於達官。然亦自負以為至論。今學士所作文章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屠之說。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誥取便於宣讀，嘗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與？予在翰林六年，中間拜進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為榮，選予既罷職，院吏取予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有朝廷，內及宮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歷，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紀，未必不有取於斯焉。嗚呼！予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茆檐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稿，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為虛名，而資笑談之一噓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云爾。

刪正黃庭經序

無仙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為無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學仙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關，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

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養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卻病，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生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卻病，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生，內多奇怪，故其傳之內，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仙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玩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歎曰：吾欲曉世以無仙，而止人之學，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略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其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

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余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大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沂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送楊真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廩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

唐宋八家文卷十一終

唐宋八家文卷十二

歐陽修 永叔著

吉州學記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出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宜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家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壁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者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

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閒。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閒。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閒。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刻露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吉州者。遠且勞。而又常以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覆。而不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其謀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為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

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
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嘗
至於忘廢自古賢智之士為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迹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知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
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
急人之時嘗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
倍作事可以為後法一宜書不苛一時之譽思為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以不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
中之往來者皆欲為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抗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
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
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
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
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
僻陋之邦此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
而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
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
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
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南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閒可謂盛
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
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
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唐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
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
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
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閒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
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予頗疑其反自汲汲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
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
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磨
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
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
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
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而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
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
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
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閒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
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真州東園記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待御史許君子
春之為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權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
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
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
舫之舟傲其中以為清謙之堂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蓉芰荷之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
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薨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其寬閑深觀可以
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

雨。鼯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遂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概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先後。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為之書。

王彥章畫像記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鄆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為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為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為。非拘牽常算。

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象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榮陽京索。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日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震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暗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為兒童時。多遊其家。見其敝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于是而止耳。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願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于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

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
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
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所謂盛矣嗚呼道固有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非
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昔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非
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
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已矣故予之仕而取勢利於是就
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所以急名利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而取勢利於是就
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猶多此三十
年閒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缺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
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
尤惜之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且相真宗皇
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
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易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且事我文
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其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
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且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大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正翊戴功臣開府
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
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
曾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
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
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
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鄜

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
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
以堦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
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
入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
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契丹
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
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得明亦納誓約願守河
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與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
事慎所改作進退能言賞罰必當真宗久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
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
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眾以為宜某
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
耶且吾不受私請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
下知臣何以如此真宗具道公所以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
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
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
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
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
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
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責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
真宗使人於野得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
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宦官劉
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

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病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摺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為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者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歌詩以諗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於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勅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見公為恨贈司空兼侍中諡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於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敕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於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備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味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於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於臨川祖諱郢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悉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至京

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
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
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
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
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垂簾聽之。皆母得見
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母得見
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
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者。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
劣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與自公始。召拜御史中
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
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
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
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
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
兼以陳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
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
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
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憫天下
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改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
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
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
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
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公為政敏
而務以簡便。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寡姊。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

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
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
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
評事。幾道。傅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
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
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於邱。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
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
一躬。輔我以德。有勞於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就以畀予。惟
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為我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
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其後。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
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
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
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
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
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為太傅。
考諱墉。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
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
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子
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
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
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

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終始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壘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滅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二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始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跡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

唐床八家文卷十二終

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恤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其繫天下家國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歐銘曰：「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假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閒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非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唐宋八家文卷十三

歐陽修 永叔著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為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絲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誕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為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二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諱丙始以仕進官至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辨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

言曰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歿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通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通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為之銘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鄆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略使韓公所知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

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吳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閒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於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權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閒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竝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聊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

監鄭州酒稅知開州中縣就拜祕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仲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閒猶可仲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者官至工部尚書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於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出兵無功而天下殆於父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悉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懣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之居而不能舍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

長史慶歷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女二。長適前進士趙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於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竝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所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其永垂。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辨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閒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畜充溢。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驅。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也。鬱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闢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戊申四月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

歸於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暹。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郵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可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文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蘇顯當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素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於隨。予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於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噓。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於鄧。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辨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快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歷四年某日葬於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闐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可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谷徒為夢升而

悲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為曾孫。武昌縣令諱彬。蘭陵夫人蕭氏之室。為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為第三子。於修為叔父。修不幸幼孤。依於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知太夫人言為悲。而叔父之為親也。歐陽氏世居江南。僞唐李氏時。為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於朝。以歿。公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闈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於家。以慶歷四年三月十日。葬於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欽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託家於隨。遷都官於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為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為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涖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為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奇峰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為姦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饑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為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榮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為人賃春。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歸於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致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於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手。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辯。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

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閱。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慶歷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為。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閒。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己。下。之。邪。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生。平。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我。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土。兮。魂。氣。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唐宋八家文卷十三終

唐宋八家文卷十四

歐陽修 永叔著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臯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遠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絲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就之遷殿直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變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太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蔑若不足為及聽其設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志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為之銘以其葬之

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閒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舊其閒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民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夫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摛紳大夫從事其閒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昏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福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元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大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國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瓘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武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者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元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瓘為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為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祕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為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為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三公士民婚祭喪

葬之禮為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元之閒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

食貨志論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入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利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井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藝文志論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王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紉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子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

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閱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伶官傳敘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宦官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流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安。危出其喜。怒禍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

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周臣列傳贊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碁。終日注目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歷。講求禮樂之遺文。所用者。五代之士也。豈皆愚怯於晉漢。而材智於周哉。惟知所用。爾夫亂國之君。常置愚不肖於上。而彊其不能。以暴其短。惡置賢智於下。而泯沒其材能。使君子小人。皆失其所。而身陷危亡。治國之君。能置賢知於近。而置愚不肖於遠。使君子小人。各適其分。而身享安榮。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反其所置而已。嗚呼。自古治君少而亂君多。況於五代。士之遇不遇者。可勝歎哉。

一行傳敘論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與。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

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唐六臣傳後論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乃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俛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或可不戒哉。

唐宋八家文卷十四終

大正九年六月十二日印刷
大正九年六月十五日發行

國譯漢文大成 文學部 第七卷

〔非賣品〕

編輯者兼

國民文庫刊行會
東京市神田區小川町一番地

右代表者

鶴田久作
東京市本郷區西片町十番地

印刷者

栗原輝吉
東京市小石川區久堅町百八番地

印刷所

株式會社 博文館印刷所
東京市小石川區久堅町百八番地

著作權所有

發行所

電話神田三二六〇番
振替東京一八五七二番

國民文庫刊行會

發行所

東京市丸の内區三軒町二丁目

國文堂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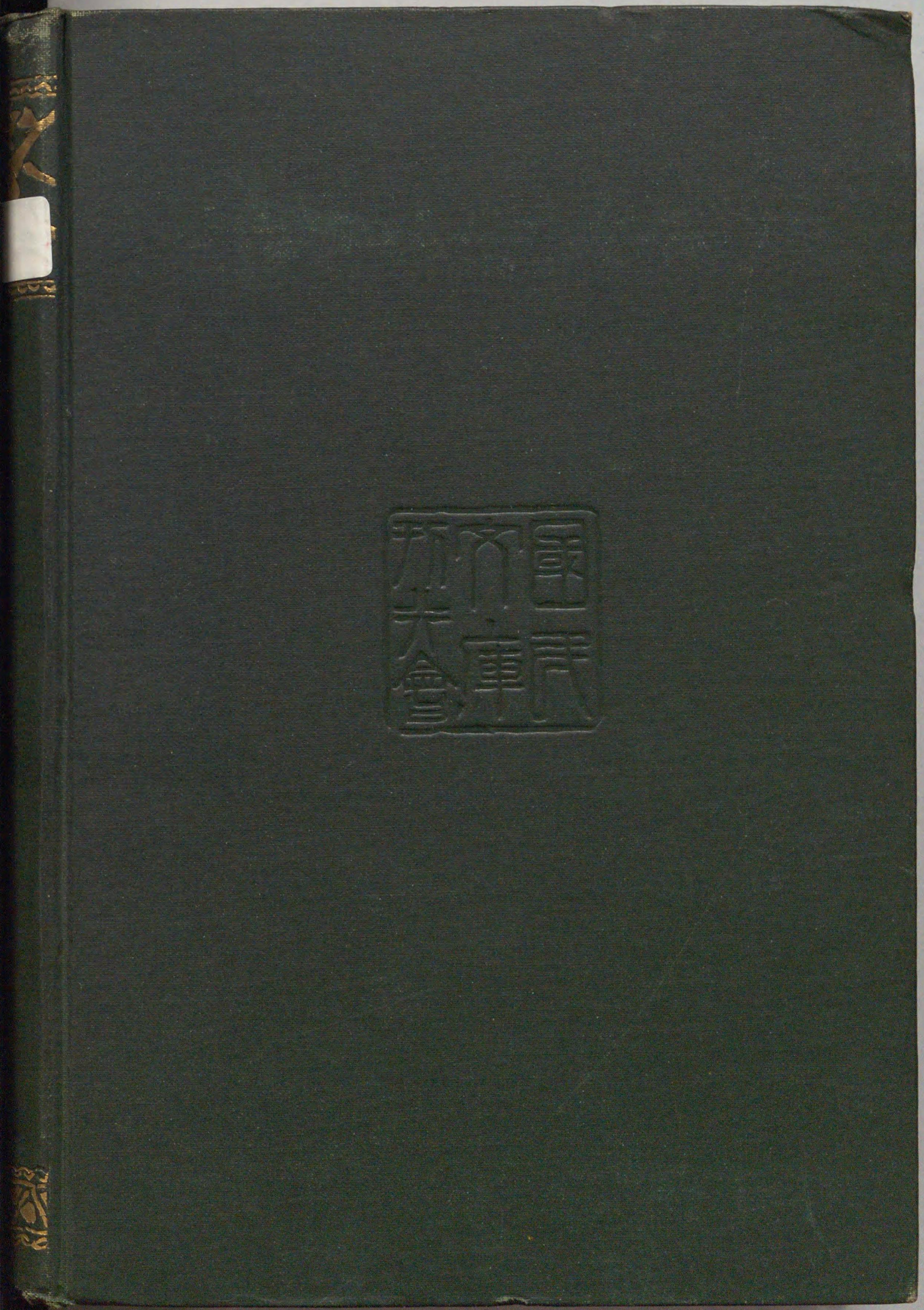
洋書雜誌

| | | | |
|----|----|----|----|
| 編輯 | 發行 | 印刷 | 代售 |
| 編輯 | 發行 | 印刷 | 代售 |
| 編輯 | 發行 | 印刷 | 代售 |
| 編輯 | 發行 | 印刷 | 代售 |

大正六年六月十五日發行

國文堂發行所





上海圖書館藏

文

文